夏日炎炎

□郑荣亲

夏日气温炎热逼人,阳光强烈耀眼,有时甚至烤得人大汗淋漓、头晕眼花。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难以入睡的那些日子。

那是一九五九年,我到上海上大学,第一次体验和领教了上海的炎热。我们八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,是上下铺的架床。七八月份,很多天简直热得难以入睡,想到第二天还要上课,睡不好觉会打瞌睡,我的心情便十分烦躁。有一天晚上,实在热得不行,我拿了一条床单来到宿舍的楼门口,那里正好有一个临时闲置的光秃秃的木板床,一阵小风袭来,我躺在木板床上终于进入了梦乡……有时我想:上海的纬度比我家乡高很多,是家乡人眼中的江北,为什么会比我的家乡炎热?漫长的六个年头,真不知每年酷暑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我出生在广州,童年生活在番禺,九岁回到老家梅州大埔,都是南方地区,但我多年生活其间,却没有太炎热的感觉。暑假七八月份我们参加劳动,大太阳下挑粪、插秧,都是最为繁重、艰苦的农活。上中学时学校有规定,上课要穿衬衫,不许穿背心。晚上我们睡集体宿舍,三四十人一个大屋,都是上下铺的架床。如此睡了六个年头,不曾遇到热得睡不着觉的时候。

上大学后,我似乎比别人娇气些,别人挺得住,我却难忍酷热。后来我来到北京工作,正值九月,空气凉爽,我一九七〇年八月结婚时,还穿着厚褂子、盖着薄棉被。但不久,我还是遭遇了北京炎热的天气。当时我们住的是九点三六平方米的小屋,只有北边一个小窗,空气不对流。只靠一把葵扇,根本抵挡不住炎热,我不止一次热得半夜起来冲凉水澡。这无奈的日子,竟过了九个年头。

之后的夏天,北京似乎一年比一年热,第一个高温日出现的时间也越来越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高温首日常出现在六月中下旬至七月。有资料显示,北京六月至八月出现持续高温三天以上有过多年,最长一次是在一九九九年,竟长达十天。那时我已退休,有着切身的体验。那时大家还都用电风扇,大敞着南北窗户,电风扇从晚上一直吹到天亮。进入二十一世纪,往往还没到六月中旬,气温就蹿到了三十五摄氏度以上。

近十年,几乎年年出现持续高温。好在我们已经普遍用上了空调,即使天气再热,也不用发愁睡不着觉了。人类抵抗高温的高科技产品,改变了气温,改变了自然,让我们在炎炎夏日也能尽享清凉。

在我们享用空调的时候,应该感激空调的发明者和改良者们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,人类一直被动、沮丧、无奈地接受着高温天气。炎热影响着人类的生活,降低着人们的生活质量,因此抵抗炎热、改变炎热,是人类长期的使命。人类长期致力于改造自然,目的就是营造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。

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多年的研究发现,相较于二十年前,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零点九三摄氏度左右,最近这几年的温度,更是直线上升,二〇一八年气温再创新高。若如此发展下去,科学家预言,八十年后可能会上升到五十度!这样的结果,是人类的悲哀,到那时,空调也不管用了。

气候不断变暖,对人类生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。英国是平均气温较低的国家,伦敦七月的平均高温只有二十二点八摄氏度。超过三十度,往往就会热死人。二〇一三年,英国持续一周的三十二点二摄氏度高温,就造成了七百六十人死亡。

二〇一九年的夏天已经来临,炎炎夏日,世界将会是何种情况让人不免担心。也许,中国人的耐寒能力不及俄罗斯人,而耐热能力却远胜于英国人,但尽管如此,炎炎夏日,依然会给露天工作的建筑工地的工人、种田的农民,增加许多艰难。"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"我们当下的任务,还是要努力做好环境保护,让我们的子孙拥有碧水蓝天,让我们自己也能安度炎炎夏日。

大家V微语

弯道

□吴堤

●世界上恐怕没有谁愿意走弯道,无论是工作、仕途还是恋爱、婚姻,一旦走了弯道,便深感不幸,觉得前路晦暗无光。可是,生活中若没有那么多弯道,似乎又少了一些铭记在心的际遇。

●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,最喜欢在弯道上看风景,尤其是对那种两旁植有行道树的弯道特别有感觉。弯道划出的弧度具有天然的曲线之美,曲径通幽的弯道是个很诗意的审美意象,而两旁的行道树所营造的"景深"意境,更为弯道增添了无限的审美情愫。

●在我生活的小城,老城区的行道树以一成不变的槐树最多,而新城区的行道树就有了些许改变,比如银杏大道,那些划出自然曲线之美的弯道,在每年的秋末冬初,被两旁金黄色的银杏树映衬得更加美轮美奂。类似这样的弯道风景照片,我每年都会拍摄许多,我的摄影作品里总有绕不开的"弯道情结"。

●其实,弯道上的行道树才是风景里真正的主角,弯道只是个美好的背景。在我们小区旁边有个叫"梧桐巷"的小街,就是因为两旁的行道树是梧桐树而得名的。幽静唯美、古朴典雅的小街似乎是通人性一样,竟然也"画"出一个优美的弧度曲线,营造出一个有弯道的背景,散发出曲径通幽的神秘之美。每年暮春时节,小街上的梧桐树就如接到指令一样,集体开出淡紫色的桐花。

●天有不测风云,树也有旦夕祸福。有一年夏天刚过,附近小街上的行道树一夜之间都被"剃了光头",行道树俨然成了"牙签树"。我那行道树的"景深"意境与弯道"背景"消失了。据说是因为雷雨天树杈容易折断担心砸着人,为消除安全隐患才把行道树修剪了。我忽然感慨,世间的坎坷或者历练对美丽的行道树来说也是不能幸免的。

●其实,世间所有的"弯道"都是一种缓冲,在前面必定有一个"峰回路转"和"柳暗花明"的结果。弯道上的行道树,也肯定会有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文史杂谈

书架争夺战

□周立民

数年前,帮助老师搬书,新出的《傅雷全集》,整整一箱。老师把书直接上架,撤下来的是《傅雷译文集》。他问我要不要,我自然喜不自胜,同时,还提出一个要求:你写几句赠言吧,不要多少年后,有人说这书是我偷您的。老师笑着说:你让我写什么,写我喜新厌旧赠书于你?我想一想,也是。

抱着这套一点不旧的书,回到家里,我还在想,老师怎么能把这么一套具有版本价值的书送人呢?大家常说,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,导致我愚钝的是,我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多书,还雄心勃勃像海绵一样恨不得吸纳每一滴雨露。当我的书也"膨胀"到这一天时,我才理解老师的无奈,而且最害怕的就是又冒出了一个新的版本。比如当年的《沙汀文集》仅有七卷,新版的是十卷,从使用的角度而言,新可以代旧了。但是,就感情而言,老版是念大学时李济生先生赠我的,这份情谊我常记于心,岂可随意丢弃?然而,为情感而付出的都是高昂的代价,书架里为沙汀留下的位置只有那么大,再挤进十本书,那不是让骆驼穿过针孔吗!

海德格尔也是,他的中译本著作,我见到的都买,现在又冒出一套"重厚长大"的海德格尔文集来,一听要出三十卷,我顿时六神无主。一部书,要说新版跟老版到底有多大差别,也未必那么绝对。有时不过增补两篇文章,重写了序言,多了索引而已,可是读书人的毛病在于,总认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,甚至内容一点也不差,变了装帧也要买。倘若不买,就是辗转反侧,寤寐思之。这种强迫症的严重后果是,总有一些书要"流浪"在客厅、书房地板上、卧室床榻边,在排队等"房子",要拳打脚踢占地盘。贪得无厌,人之常情,这样居无定所、无家可归的书也就越来越多,找一本书比登天还难……

书架争夺战,绝对凭实力说话,那些经典的、常用的书,永远不可撼动。我电脑边上的工具书,也从不移动。周氏兄弟、巴金等人的全集、文集,中国古人的诗文集,外国经典作品的译本,随时拿起来都能读上一段,我一定给它们最好的住所。而杂七杂八的选本,为某种时尚制造出来的,内容没有硬货的书,连上架的机会都没有,到后来,连家门也进不了。我由此感慨,难怪有人说"书都读完了",随着一个人的成长,值得反复读的书,的确是越读越少。难怪古人要弄个"四书五经"或"十三经"出来,这些书读通了,一通百通,其他的书读起来就薄了。

阅历的增长、心境的变化,使得人对书的认同感也不一样。前段时间,我买了一套《傅斯年全集》,正愁没有地方安置,突然瞥见有一个人的书居然大模大样霸占书架一角。此公有段时间我挺热爱,然而,他经不起时光的风吹雨打,后来又发现他做人也有问题,言行不一。毫不犹豫,赶紧让他给傅大胖子让地方,让大胖子伸伸脚。这种残酷让我惊出一身冷汗:我也是写书人,可是我的书能在人家的书架上放多久,甚至,能放上人家的书架吗?辗转反侧,寤寐思之,不淡定,也失眠了……

海外风情录

船桨

□尤今

每回看到那长长的船桨,总是百感交集。

船桨,是梦幻的、浪漫的;也同时是现实的、艰辛的。

在克什米尔的澄澈如镜的纳青湖上、在玻利维亚宁静恬然的的的喀喀湖上、在威尼斯古里古气的运河上、在南美洲气势磅礴的阿马逊河上,我都曾享受过以桨划舟的美妙滋味。

白天和夜晚,泛舟湖上或河上的感觉,是截然不同的。

白天,坐在小舟上,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天的蓝、水的绿。船桨在水中"款乃、款乃"地划动时,总会激起一圈圈的小涟漪,好比是湖与河借着木桨来倾诉它们或悲伤或欢喜的小故事。天和地,浩瀚无边,扁舟看起来好像是不经意地飘落于水面的一片秋叶。左右两手,执着船桨,一上一下、一前一后,有规则、有韵律地划着、划着,人与舟结合为一体,两岸猿声啼不尽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夜里划舟,别有情趣。冷月无声,船桨落水,"款乃、款乃",一声接一声,那么清脆、那么嘹亮,仿佛是宇宙心跳的声响。湖与河,都在酣眠中,顽皮的船桨,把它们的睡眠捅出了许多个大大小小的窟窿;而漂浮在水里的点点繁星,也被船桨打得东南西北乱窜逃,一时之间,金光乱闪,舟上的人也被映照得灿然生辉。

来到了印度的恒河、菲律宾的百胜滩、曼谷的湄南河、老挝的湄公河,船桨依然是细细长长的、轻轻巧巧的,可是,上面却沾满了邋遢的手印和酸臭的汗渍;斑斑驳驳的,全都是生活挣扎的痕迹啊!

汗出如浆的船夫,将全身的力气通过粗粗壮壮的胳臂,忽左忽右地传递到船桨上,吃力地让满载游客的小舟在河上一寸一寸地前进。他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,前、后、左、右,像个上了发条的机械人。当他专注地划着双桨时,映现在他瞳孔里的,不是湖畔娇丽的山,也不是河边翠绿的树,而是妻子那一张蜡黄的瘦脸,还有,家中孩儿饥饿的目光……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亲的梦

□赵芳

四十年前,身为农民的父亲不顾爷爷的反对,去了别人眼中遍地是金子的深圳,一去就是十年。十年中,家里也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:以前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变成了结实的砖瓦房;以前靠人种地拉耙变成了牛犁车耕;以前走路去县城变成了骑车坐车去县城。后来,父亲赚了些钱,回到家乡发展。那时我已经8岁了,记忆中,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"二八"式自行车出门,傍晚才回来,而这也是我最盼望的时刻。父亲微笑着穿过暖暖的夕阳,蹬着车向家门口行来,一停车便取下车架上的皮包,里面有时是糖果,有时是各色美食,这一幕成了童年最温馨的记忆。

上初中时,村里重新规划了街道,进行住房整改,路的两边还栽上了槐树。眼看着居住环境好了,父亲便萌发了另建新房的想法。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梦,父亲和母亲更加忙碌起来。家里除了五亩田地,父亲还把承包的邻村荒地开垦出来,种上花生、棉花和大豆。父亲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地里,在村里人看来,长期在外的父亲如今真正成了爷爷的接班人。我和弟弟妹妹也开始帮家里分担家务。每天早晨,我早早起床做饭。放学后,就去井里挑水或是和小伙伴一起捡麦穗、拾花生。弟弟则负责喂猪,早晚各一次,必让猪吃得肚皮圆鼓。农忙的时候,我们还帮着大人除草、摘棉花、拔花生。说到收割,那时候已经有了小型的收割机,人们早早地拿着口袋去地里等待,有时收割完已经是傍晚了。第二天一大早,再把麦子一袋袋地扛到房顶上,摊开来晒。孩子们需要做的就是一遍遍地趟开麦粒,直至麦子晒得干燥没有水分为止。

上高中的我更能体会父亲对儿女的期望。听着新奇的英语磁带,看着复杂的物理公式,吃着用饭票打的饭菜,更能想象出父亲为了我们奋力劳作的情景。

日子渐渐有了起色,父亲决意开始他的圆梦计划——就在原来的老屋上盖新房。父亲除了浇水泥梁柱请人帮忙,其他都是自己利用工休时间,和母亲像燕子筑巢一样,摸遍了一砖一瓦,终于把新家的第一层造好。因为花钱盖了新房,后来又要为我筹大学的学费,父亲建好第一层新房后就没有装修。等到我和弟弟工作后的几年里,父亲才陆续把房子装饰一新,地上贴了大理石,墙壁粉刷得雪白,还添置了各色家具家电,连外墙也贴了瓷砖。看着矗立在村头的"杰作",父亲脸上的笑意从未有过地舒展开来。

如今父亲已经60岁了,还是离不开自己热爱的家乡,离不开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宅院。虽然生活富足了,可以随儿女到城里安度晚年,但他们却始终割舍不下奋斗了几十年的土地。有一年春节回家,父亲看着围坐在桌边的上下几代人,笑意灿烂:"你们都大了,家里也不愁吃不愁穿了。"我们劝他:"您老现在也该享享清福了,上城里住住怎么样?"父亲还是一个劲地摇头,我知道那是为了什么。

每个家庭都是国家发展变迁的缩影。父亲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停奔波,执著前行,其中有追梦的苦痛和挣扎,更有梦想成真的幸福与甜蜜。几十年来,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,用汗水浇灌日子,用心血抚育子女。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一员,但就是他们,如勤勤恳恳的老黄牛般牵拉着我们家从贫瘠走向红火;就是千千万万的他们,牵拉着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cdh@sina.com联系